



舊曆紙邊的元旦

孫福攀

祖父的手指停在12月的最後一頁。那本被煙熏黃的老日曆掛在灶王爷像旁，紙張邊角已捲起毛邊，像疲倦的蝴蝶翅膀。他戴着老花鏡，將元旦那一日輕輕摺起一個三角，又從灶台邊摸出半截禿頭鉛筆，在那數字上畫了個不甚圓的圈。煤油燈的光將他的影子投在土牆上，影子隨着火焰微微顫動。

「明日就是陽曆年啦。」他說這話時，白氣從口中呵出，在冷空氣裏凝成一團霧。

我那時尚幼，總好奇為何日曆上有些日子被摺了角，有些則畫着各式符號。元旦的標記最大，也最鄭重。後來才知，那是家中大小節氣的備忘錄，是粗獷生活裏為數不多的儀式感。

元旦前夜，祖母會在灶上熬麥芽糖。甜絲絲的氣息從廚房門縫鑽出來，漫過堂屋，與柴火煙味交織在一起。我扒着門框看，見那琥珀色的糖漿在鍋裏冒泡，咕嘟咕嘟，像在訴說某個甜蜜的秘密。她用小木勺舀起一點，滴進涼水碗裏，看糖漿是否能瞬間凝成脆亮的珠子——那是判斷火候的老法子。

糖熬好了，祖母會從罐子裏抓一把炒香的芝麻撒進去，快速攪勻，倒在抹了油的石板上。待糖稍涼，她便用剪刀剪成寸許長的條塊。第一塊總是遞給我：「嘗嘗甜不甜？」

我小心接過，那糖塊還帶着餘溫，咬下去，先是芝麻的焦香，接着麥芽糖的甜在舌尖緩緩開化，不膩，有種糧食的本真。祖母總要多做幾塊，用油紙包好，塞進我新棉襖的口袋裏：「明日穿新衣，吃灶糖，一年都甜。」

新棉襖是母親一針一線絮的。藏藍色的罩衫下，雪白的棉花均勻鋪開，用細密的針腳固定

成菱形的格子。試穿時，我被包裹在柔軟的溫暖裏，袖口長出一截——母親總要做得大些，「娃娃長得快」。領口和襟邊繡着簡單的雲紋，線頭藏在裏襯，針腳卻平整得挑不出任何毛病。

元旦清晨，我穿着新襖醒來，發現枕邊多了個紅紙包。打開，是兩張嶄新的一角紙幣。祖父說，壓歲錢要壓在枕頭下過夜，才能壓住邪祟，保一年平安。我將錢小心地放回枕頭下，想着下午去代銷點能買幾顆水果糖，或者一本連環畫。

早飯是紅糖湯圓。糯米粉搓成的小圓子在沸水裏沉浮，撈起後撒上花生碎和紅糖汁。祖母說，湯圓要成雙吃，寓意圓滿。我數着碗裏的白糰子，確保是偶數才下勺。

日頭升高些，祖父會搬出

那把吱呀作響的藤椅，

坐在向陽的屋簷下，

翻看那本老日曆。

他用粗糙的手指

摩挲着紙張邊

緣的褶皺，

偶爾停在某個

摺角處，陷入

短暫的沉思。

那些標記對他

來說不僅是

日期，更是

一年光景的

那把咬呀作響的藤椅，
坐在向陽的屋簷下，
翻看那本老日曆。
他用粗糙的手指
摩挲着紙張邊
緣的褶皺，偶爾停在某個
摺角處，陷入
短暫的沉思。那些
標記對他來說不僅是
日期，更是
一年光景的

刻度——清明該下種了，芒種要收割，霜降得收紅薯。元旦則是個停頓，讓忙累的農人喘口氣，看看來路與前方。

有年元旦，我趁祖父不備，偷偷撕下已過完的那一頁，摺了隻小船。紙船瘦伶伶的，在門前積水窪裏漂。祖父看見，並沒有責備，只輕輕說了句：「日子就像這紙，撕一頁少一頁。」我當時不懂，許多年後整理其遺物，重見那些捆紮整齊的舊日曆時，才忽然明白他摩挲日曆邊角時，指間流淌的是什麼。

後來家裏蓋了新房，老日曆被掛曆取代，再後來掛曆也少了，手機屏幕上數字跳動，元旦不過是尋常假期。去年回鄉，在舊木箱底發現一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曆，紙張泛黃，邊角

脆薄如蟬翼。我翻開一九九一年的那

一本，元旦那一頁果然摺着
角，鉛筆圈痕已淡得快看
不見。旁邊還有一行
小字：「兒子棉襖絮
完」，是我母親的

字跡。

我將那頁日曆小心展平，夾進筆記本。窗外的鄉村已不是舊時模樣，柏油路代替了土路，樓房代替了瓦屋。但當我閉上眼

睛，仍能聞到麥芽糖在鐵鍋裏熬煮的甜香，仍能感到新棉絮貼着皮膚的暖意，仍能看見煤油燈下，祖父摺起日曆邊角時專注的側臉。

原來時光並非無情流逝，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沉澱。

就像那舊曆紙邊的褶皺，每一次對摺都是生活給予的刻度，每一次展平都是記憶溫

柔的回應。元旦從來不只是年份更迭的數字，它是灶糖在齒間的清甜，是新襖裹住初寒的暖，是一頁被鄭重摺起的日曆紙，在歲月泛黃後，依然標記着我們曾經如此認真地活過、愛過、期待過。

而今又逢元旦，我習慣性地在電子日曆上添加備註。屏幕光潔冰冷，沒有紙張的肌理，沒有鉛筆的痕跡。但我知道，在某個不復存在的屋簷下，煤油燈依然亮着，灶糖依然甜着，一件絮滿陽光的新棉襖，正等着某個孩子從夢中醒來，伸手觸摸新年第一個清晨的溫度。



元旦前夜，祖母會在灶上熬麥芽糖。AI繪圖

元旦的雀聲

蕭宸

在最高處，見新年

歐陽凝芳

窗櫺凝着一層薄霜

我貼近玻璃，看見昨夜的燈花

在案頭凝固

像一枚未啟封的祝願

父親說，元旦這日

沉睡的希望都會醒來

我望着日曆，等待第一聲鐘鳴

卻只聽見窗外的雀啼

金燦燦的晨光，緩緩地漫過窗台

一隻麻雀，正啄食着

比牠翅膀還輕的，新年的碎片



新程之上，春山可望

胡曉峰

元旦感懷

陳虹

書桌上的那本舊日曆就剩最後幾張紙了，手指觸到日曆邊緣時，想起前兩天看完盧思浩的小說《此刻是春天》，書裏有這麼一句話，「一個人能把握住的每個此刻，都是將來回憶裏的春天。」就像現在電腦屏幕上，倒計時的數字在偷偷跳動，2026年的曙光已在天際醞釀，這介於舊歲與新年之間的片刻，恰是時光最溫柔的饋贈。

桌子上玻璃杯裏泡着新茶，熱氣升騰時，一整年的零碎事兒都冒了出来：初春在公園撿的迎春花瓣已經壓成書籤，盛夏有陽光漏進書房，在筆記本上留下了光斑，深秋沒趕上看銀杏葉雨，竟在冬至的寒風裏補了滿地金黃。盧思浩說「所謂好好生活，就是活在當下的這個瞬間」，原來那些被好好對待的平常日子，早就在時間裏慢慢釀成了甜。就像現在為了迎接元旦而擦淨書桌，為準備跨年大餐，提前備好食材。這些細碎準備，都是對生活最真誠的回答，畢竟生活是經不起敷衍的，時光往往更偏愛認真生活的人。

翻出年初寫的心願卡，有些字跡雖早已模糊，但清晰記得當時的憧憬與忐忑。這一年有過深夜伏案的疲憊，有過事與願違的失落，也曾在某個清晨，突然讀懂「生命不會被輕易困住，它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」。就像河流終將向前，那些曾以為跨不過的坎，如今都成了成長的勳章。憶起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裏寫着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」，舊年的煙火和新年的屠蘇酒，從來都是成長的註腳。我們在告別中收穫，在啟程中蛻變。就像盧思浩在書中說的，「意義不是一個結果，意義是一個過程」，這365天走過來，本身就是最珍貴的答案。

暮色漸濃時，西天還凝着一抹橘粉的餘暉，晚風掠過窗戶，樓下的臘梅已悄然含



元旦是時光的接力。

AI繪圖

苞，暗香順着陽光殘留的暖意漫進屋內。葉顫在《己酉新正》裏寫「天地風霜盡，乾坤氣象和」，恰如眼前的景致：舊歲的風霜終將消散，新年的春意已藏在枝頭。這才意識到，元旦從來不是時間的斷開，而是時光的接力。那些在舊年裏攢下的勇氣，那些對生活的喜愛，都會變成新年裏破土而出的力量。元旦，不過是日常新生裏最熱鬧的儀式，提醒我們在時光的渡口，既要珍藏過往的春天，更要耕種當下的希望。

零點的鐘聲即將敲響時，我在新日曆的扉頁寫下：「縱使世界給我一個又一個寒冬，我也在心裏一次又一次耕種春天。」窗外的煙火照亮夜空，杯中的屠蘇酒泛起暖意。原來最好的元旦，是帶着舊歲的沉澱，在新的時光裏繼續認真生活。

願，每一個被珍惜的此刻，終會連成屬於自己的永恒春天。

凜冬的風裏，又迎來一年元旦。南朝梁人蕭子雲在《介雅》中寫下「四氣新元旦，萬壽初今朝」，這是史籍中「元旦」一詞最早由來。新歲啟幕，萬象更新，在這辭舊迎新的時刻，人心皆懷期許，把對過往的感念、對前路的憧憬妥帖安放，這一日，便成了滿含暖意與祝福的珍貴佳節。

每年元旦，那些鐫刻在記憶裏的元旦舊影，也伴着歲末的暖意，慢慢浮現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在上中學，那時沒有網絡、沒有手機，小小賀年卡是學生當中最流行的祝福方式。我們都用攢下的零錢，選購各式精美的賀年卡。卡片上有自然風光、氣候節令、山水田園，上面印着勵志格言、新年祝福，我們在選擇賀年卡送給不同的同學時，也會精心挑選能表達自己心意的圖片和文字。卡片裏也有空白地方，可以寫下新年祝福，送給要好的同學，簡單的卡片，載着純粹的同窗情誼。

元旦放假前，各班都會開展歡度元旦聯歡活動，課桌沿牆擺成長方形，擺上瓜子、花生、糖果，教室中央留作舞台，有才藝的同學上去唱歌、跳舞、詩朗誦，節目簡簡單單，歡聚的氛圍卻其樂融融，這便是我最難忘的青春歲月。

參加工作後，年終歲尾是一年中最為忙碌的時刻。除了日常工作，還要對全年的工作進行考核；寫一年的工作總結，制定新一年的工作計

劃。每到新年伊始，總有別樣的感懷，案頭的工作日記、報表之上，落筆便是嶄新的年份，舊年的朝夕還恍若昨日，翻過日曆竟是新的一年，時光勿在這一刻具象化了。

工作之後，時間似乎都過得飛快。隨着年齡漸長，鬢邊漸染微霜，卻愈發偏愛沉心於書卷，在唐詩宋詞的平仄韻律裏，邂逅古人筆下的元旦，也讀懂歲月賦予的從容。古人眼中的元旦，或熱烈，或淡然，或抒懷，或祈願，字字句句，皆是對時光的深情應答。讀葉顥「天地風霜盡，乾坤氣象和，曆添新歲月，春滿舊山河」，頓覺歲寒散盡，山河煥新，心底也跟着豁然開朗；品陳獻章「老去又逢新歲月，春來更有好花枝」，便懂得流年更迭裏，老去亦是從容，新歲自有繁花；又見成文斡寫下「鏡裏堪驚兩鬢霜，好是燈前偷失笑」，那份對流年的輕嘆、對歲月的釋然，竟與此刻心境不謀而合。

從賀卡上稚拙的祝福，到個人工作總結中嚴謹的陳述，再到古詩詞裏永恒的喟嘆，我們傾盡一生所學，或許不過是學習如何與時間對話，如何為留不住的光陰，落下一點屬於自己的、淺淡的註腳。

元旦的寒風依舊刺骨，可我忽然懂得，它從不是歲月的終點，亦非簡單的開端。它更像一處渡口，我們佇立岸邊，攜着舊年裏沉澱的風塵與收穫的星光，靜靜眺望——前路漫漫，一個陽光明媚、萬物復甦的春天，終將如約而來。